

“无边界展厅”的探索与实践

“万卷·书生——馆藏古籍陈列”策展手记

黄春

“万卷·书生——馆藏古籍陈列”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以下简称广西博物馆)完成改扩建重新开放后策划的首个古籍专题展览。展览名称“万卷·书生”一语三关,呈现主题立意:一是探究古籍的产生背景、思想内容、装帧形式及后世影响等;二是呈现科学的保护让古籍得以生生不息,中华文脉得以绵延赓续;三是传达中国传统的读书治学精神和目标理想,弘扬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文化担当等精神特质,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展览定期更换主题内容,常换常新,旨在做好古籍的保护研究、普及推广和活化利用,用古籍讲好中国故事广西篇章,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提升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博物馆力量。

为使展览能够贴近观众、吸引观众,策展团队除努力扩展展览外延、丰富展览内涵,挖掘古籍的时代价值,用丰富的陈列语言帮助观众深入了解展览外,还尝试以“无边界展厅”理念,构建古籍展与馆内其他展览的联系,尤其是古籍展与书画展、文房用具展的融合。

打造“无边界展厅”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广西博物馆改扩建规划的8、9、10号展厅位于陈列大楼三楼西北侧,总面积约1246平方米,拟分别设置书画、文房用具和古籍三个专题展览。首先,该展厅区域为改建部分,相对于扩建部分来说,层高较低,梁体较为密集且因为加固较原来的梁体粗,如采用硬隔断的方式分隔三个展厅,每个展厅的面积较小,影响展陈效果和参观体验。其次,书画、古籍不宜宜长期展出,这对展览更新及展厅可持续利用提出了要求,如分隔成三个独立的展厅,有限的展览空间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后续展览的策划和实施。

为了优化展览空间,便于展览更新和展厅的可持续利用,根据古籍、书画、文房用具三个展览所在展区毛坯状态下没有全封闭的隔墙的实际情况下,同时,根据三个展览的共通点和关联度,以“文人”这一关键词作为纽带将三个展览维系在一起,使得打造“无边界展厅”成为可能。

探索和实践

“无边界”理念是探索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热点之一,“无边界博物馆”主张通过开放、包容、共建、共享、共赢,打造全方位、立体式、多层次的博物馆。基于上述理念,广西博物馆对“无边界展厅”进行了探索和实践。

展览空间方面

参观动线:设置一个主入口、一个主出口、一个次出入口,在次出入口处设置前庭作为三个展览的汇集区域,并由此规划三条路线。路线一为三个展厅同时开展时,从主入口进入书画展厅,沿参观路线进入前庭,再参观古籍展和文房用具展;路线二为三个展厅同时开展时,从次出入口进入前庭,再参观三个展览;路线三为书画展厅开展时,从次出入口进入前庭后参观古籍展和文房用具展。

展厅隔断:三个展厅的边界主要采用双面通柜和平面柜进行隔断,最大程度消除展厅的边界感,展厅内也以软隔断方式为主,在延展空间的同时注重营造空间的舒适度和平衡感。

展厅氛围:根据三个展览的共通点和关联度,在展厅氛围方面整体呈现中国传统文化、文人意趣和风尚等设计感,同时综合考虑场景设计,打造兼具特色和通用性,或者易于拆卸更新的情景。

通过上述规划设计,实现了三个展厅可合可分,具备一定的通用性、可变速性、可扩展性和可持续性,为二次布展设计提供便利条件,可适用于不同主题的展览,可实现展区整体用于1个展览或同时用于2个展览。

展览内容方面

与同一展区的书画、文房用具展进行链接。因三个展览都与“文人”有关,无论是思想内涵、文物展品还是涉及的人物,都具有较多的共通点,使得三个展览可互通互鉴,既相对独立,又和谐共生。

与不同展区的展览进行链接。探寻并阐释古籍展览与馆内其他展览的关联点,如古籍展览中的西汉“从器志”木牒,



古籍陈列与文房用具陈列共用双面通柜

古籍中描写的“铜鼓”“花腔腰鼓”等广西风物,都可在“广西古代文明陈列”中找到与文字记载对应的文物,古籍展中关于南明政权、太平天国、中法战争等的内容,也能在“烽火南疆——广西近现代革命史陈列”中得到更具象和直观的解读。

与展厅之外的大千世界进行链接。广西博物馆拟以古籍专题展览为契机,以数字化为助力,构建馆藏古籍知识图谱,深度发掘古籍信息和内涵,探索古籍展的阐释及表达路径,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加鲜活、丰富、多元的观展体验。

遇到的困难和挑战

广西博物馆在打造“无边界展厅”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思想理念提出新要求。在最初提出“无边界展厅”这一构想的时候,策展团队原本考虑打破古籍、书画、文房用具三个展览原有的内容设计,重新对展览进行设计融合,真正做到“无边界”,但由于各种原因而没有能够实现。

二是形式设计提出新要求。首先,为了达成展厅“无边界”的效果,目前设计的参观路线为逆时针方向,与一般的观展习惯产生冲突。其次,展区需要进行合理的导视系统设计,以加强对观众的引导。再次,不同的展览共同使用作为展厅隔断的双面通柜和平面柜,这对于文物的摆放和保护等都需要进行综合考虑。

三是对宣传教育提出新要求。如何为“无边界展厅”的展览提供讲解服务,如何阐释好、解读好、传递好“无边界展厅”的理念,如何通过宣教活动体现出行展的“无边界”,等等,在宣教工作中都需要找到合适的“边界”。

四是对展览更新提出新要求。广西博物馆临时展厅相对较少,“无边界展厅”的构建,使博物馆能够更好地进行展览更新,举办更多临时展览,因此必须充分做好规划,考虑有展厅开展施工时,不影响其他展厅的正常开放。

上述问题带来的不仅是困难和挑战,也是机遇。广西博物馆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探索“无边界展厅”的实现路径。

广西博物馆作为古籍收藏机构和首批自治区级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和古籍修复中心,为推进馆藏古籍资源及信息的整理工作,促进馆藏古籍的保护和研究,探索馆藏古籍的利用方式,加强与馆外其他古籍收藏和研究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向社会公众普及古籍知识、展示古籍魅力、提供古籍文化体验等等,特别策划古籍专题展览,并以“无边界展厅”为理念,立足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以期更好地发挥古籍资源在地方文化传承及文化建设中的力量,为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做出新贡献。



寻找最美文物安全守护者

争做守护文物好卫士 打击犯罪排头兵

——记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刑侦局韩育林



进行文物安全宣传(左一为韩育林)

“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就不容易了,我这辈子做的就是保护文物,打击文物违法犯罪。”从普通的刑侦干部到担任西安市公安局刑侦文物缉查大队大队长,韩育林从事文物缉查刑侦工作已有27年。他指挥并参与侦破我国首次通过法律途径追回的国家一级文物——唐贞顺皇后敬陵石椁案、宝鸡青铜器博物馆珍贵文物流失案、西汉窦皇后陵被盗案、“1·14”特大盗掘北宋吕氏四贤古墓案等一大批重、特大文物案件,累计侦破文物犯罪案件上千件,追缴各级文物万余件。先后荣立个人一等功1次、三等功3次,多次被评为陕西省打击文物犯罪工作先进个人,为打击文物违法犯罪、保护国家文物安全做出了贡献,被陕西文物和公安部门称为“守护文物好卫士,打击犯罪排头兵”。

斗智斗勇 舍身追宝,让国宝文物回归故里

因为工作的原因,韩育林接触过不少古代墓葬,印象最深的是一座皇家陵墓:“墓室起码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壁画上的红色颜料鲜艳得像刚画上去一样。”陵墓的主人,是唐代贞顺皇后武惠妃。

嫌疑人杨某先后召集20余人组成团伙,组织严密、犯罪手法隐匿,进行盗掘、倒卖、修复、贩运、走私文物一条龙作业。他们将武惠妃石椁分解、打包,以100万美元的价格卖到了美国。为抓捕关键嫌疑人杨某,韩育林带领专案民警历时5个多月,先后赴河南、山西、杭州、深圳等地侦査追捕。2006年7月,杨某被抓归案,但他拒不交代文物去向。韩育林另辟蹊径,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和国内外热衷于保护中国文物的民间团体,依据石椁图片资料,通过尚不发达的电脑网络及人脉,在全球范围内寻觅石椁的蛛丝马迹,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对海量信息抽丝剥茧后,得知石椁在一位美国古董商人手中。专案组立刻紧急赶赴香港,和此人进行一轮又一轮谈判。经过不懈努力,历时5年,唐贞顺皇后敬陵石椁及五幅壁画被追回,韩育林也因侦破此案荣立个人一等功。

武惠妃石椁如今保存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是一具27吨重的彩绘浮雕石椁,由31块独立的构件拼成,高约2.45米、宽约2.58米、长约3.99米。石椁装饰采用彩绘、线刻的技法,内外均雕刻有侍女、花卉、鸟兽等图案,内容丰富,彩绘基本完好,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艺术价值,是难得的唐代文物珍品,属国家一级文物。

锲而不舍 千里追踪,追索文物砥砺前行

2002年3月,专案组获悉,美国索斯比(Sotheby)拍卖行要拍卖的6件黑陶俑,和侦办案件中的文物非常相似,判断应该是“2001.4.29”案流失的文物。陕西省公安厅、西安市公安局和陕西省文物局三家连夜起草了《关于提请追索美国sotheby拍卖品(我国汉陶俑)的报告》,上报公安部和国家文物局,受到高度重视。由公安部出面协调,通过外交渠道使美国的拍卖停拍,而后在我方提供的大量证据下,成功追回6件西汉黑陶俑。一个月后,这6件俑在故土汉景帝阳陵博物院对外展出。

追回被盗文物需要办案人员耐心经营,有时甚至历经多年才能得知文物的去向。2010年接群众报警称明惠王陵南侧石柱上的一石刻“天禄”被盗,经过大量布控、摸排、走访工作,直到2014年才得知该石刻在一农户家中,韩育林等人立即组织力量对该情况进行核实。最终历经4年坚持不懈、几经辗转后在武某家中看到此石刻,成功追回。

向险而行 临危不惧,始终冲在抓捕第一线

多年来,无论面对何等危险,韩育林都冲在第一线,甘当打击犯罪的排头兵,用实际行动彰显“铁汉”本色。一次抓捕行动中,韩育林带领队友包围了正在地下盗掘古墓葬的一伙嫌疑人。但任凭怎么喊话攻心,对方就是不从盗洞中出来。韩育林和另外一位队友被绳子吊着下到近十米深的盗洞中,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墓室中,他们转

身都非常困难,只能隐约听到极轻的说话声,原来盗洞侧面还有一个横向盗洞。韩育林冲到队友前面,一边摸索着匍匐前进,一边不断喊话、鸣枪示警,同时提防对方使用武器,十几分钟后4名盗墓贼全部被逼了出来。韩育林担心还有人猫着,又爬进横洞仔细检查,漏网之鱼没发现,洞中几袋没用完的炸药和雷管倒是让他惊出了一身冷汗。在从事打击文物犯罪工作27年中,这样惊心动魄的危险境遇韩育林多次面对。

坚持原则 心系国宝,带出一支“鹰”系战队

全国公安系统唯一的专业从事文物案件侦办的专业团队;2021年,在全国32个省会市、自治区首府、计划单列市刑侦工作绩效考核中,打击文物犯罪工作单项排名第一;连续四年打击文物犯罪工作进入全国第一方阵;连续四年打击文物犯罪工作排名陕西省第一;多次荣获陕西省打击文物犯罪工作先进集体……获得这些荣誉的队伍,就是韩育林所带领的西安市公安局文物犯罪侦查大队,根据陕西省公安厅和省文物局部署,连续12年会同市文物局联合开展“鹰”系列打击文物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出击如风,抓捕如电”,韩育林这样理解以“鹰”为名的含义。

韩育林对这支队伍的要求严格到几近苛刻的地步,拍照取证、清点收缴、上交赃物室等环节,必须要有两人以上同时在场,文物数量和状态也要完全一致,坚决不允许出现个人独自和文物相处的情形。追缴回来的文物再想看也不是没机会。有朋友来西安东旅游,韩育林喜欢带着他们去博物馆转转,他会指着展柜里的文物自豪地跟人介绍:“瞧,里面的那件宝贝,我们追回来的!”

纵横连横 人防结合,为文保事业献计献策

每当成功破获文物案件,面对追缴回来的一件件珍贵文物,韩育林常常陷入深思。每每这时,心底总有一个声音告诉他:“如何更好地保护文物,减少犯罪,才是作为文物守护者更为重要的职责,也才能更好地守护好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

心动不如行动,韩育林立即与西安市文物部门协调,在市文物稽查队设立办公室,联合办公、联合巡查、联合办案。几年时间,他走遍西安市每一处文物保护单位的角色角落,为文物保护单位查隐患、讲案例、搞培训,帮助建立健全保护措施。在他的推动下,西安市成立了跨部门打击防范文物违法犯罪领导小组,公安、文物联合执法机制。做法很快被陕西省内其他地市学习借鉴。省、市两级公安、文物部门也很快以此机制为基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通过共同进行“文物安全大防控体系”建设,实现了陕西省公安、文物部门在信息、资源、科技、人才和管理等方面的深度合作。他的这些努力也为后续西安市政府推动出台的《进一步加强全市田野文物保护工作实施方案》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博物馆艺术类展品标牌信息化设计

张子玉

博物馆日益成为展示文化底蕴的重要场所,越来越多的人前往博物馆参观,从而掀起博物馆热,大众对于展览要求也越来越高。展品标牌是博物馆展示的重要内容,为更好阐释博物馆展品蕴含的文化,展品标牌应顺应时代要求,不断丰富内容,更好地服务大众。

现状

21世纪,我国博物馆展览进步显著,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文物展品标牌存在介绍简单、无对文物背后文化的呈现,或口语化严重,基本信息不全,异体字、生僻字未标注清楚,展览标牌设计不统一,展品牌摆放位置距离文物太远,或角度不便于观众阅读等问题,给观展带来许多不便。

有关部门对于我国博物馆陈列展览中文物展品的标牌的摆放、规格、内容等制定了非常具体的标准,但就全国来看情况不太理想。近年来,随着博物馆热和公众对博物馆的需求提升,博物馆从业人员越来越重视博物馆展览内容设计,对于文物展品标牌使用也越来越规范。2021年8月由浙江省博物馆学会组织的“全省博物馆十佳展品说明牌推介活动”,共收到24家博物馆31组参评说明牌。通过系列活动,文物展品标牌的优秀实践经验得到有效传播与共享。本文主要从信息标准规范且求精、展品标牌设计的信息与可视化两个方面探析博物馆文物展品标牌的规划,以期提高博物馆文物展品展示水平。

信息标准规范且求精

当前,展品标牌成为博物馆讲好故事的重要途径。博物馆的展品标牌有其标准与规范,首先从展品标牌的定义及其重要组成部分来解读,从策划展览呈现和提高展品标牌设计水平两方面来借鉴和参考。

艺术类文物展品标牌基本信息主要由年代、质地、来源、捐赠、征集和收藏等组成。年代:对于年代的表述按照展品性质应采用考古学年代、历史纪年表述。通常在展品标牌设计中应在考古学年代后面括注距今年代。质地:在文物名称和年代后注明质地和工艺。书画类文物展品应按习惯在质地后注明画种或技法。如绢本设色、纸本墨笔、布面油画等。捐赠:个人或集体捐赠的展品应标明捐赠。如:1982年王方宇捐赠。征集:征集得到的展品应标明征集时间和地点。例如:1949国家文物局调拨。收藏:引进展览或借用展品应标明展品收藏单位或所有者。文物的替代信息应标明文物藏单位,如:上海博物馆藏、原件藏故宫博物院。

目前,博物馆的文物展品标牌普遍存在只有简单的基本信息,年代表述不规范,不标注质地、副项表述不规范等问题。观众在展品标牌前停留的时间有限,展品标牌信息不仅要规范而且内容要精炼。展品标牌可考虑展览主题、展品特性,同时每个展品标牌应在展览中起到串联展示脉络的作用,在设计展品标牌内容时除呈现原本文物信息,也要确定展品信息角色定位及次序,内容通俗易懂、符合展览逻辑结构。

展品标牌设计:信息与可视化

随着博物馆展览数量的增加和运营观念的革新,博物馆文物展品标牌设计集信息化与可视化为一体,如何智慧地将展品信息有效、合理呈现,考验着每位展览策划员。展品标牌的信息包含两方面,一为符号,二为意义内涵。符号是展览信息的形式和载体,展品标牌的符号性体现在展品标牌的视觉感知,如它的图案、距离、亮度、色系等信息。故展品标牌设计通常与展览色调统一,或将展览的主题元素运用到展品标牌设计当中。如江西省博物馆“初见敦煌——瓷画艺术展”展品牌上方为椭圆形,展品牌色彩与展览展陈一个色系,采用鲜艳的大红色,并附有二维码观展导读,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凸显展览信息的关联性和直观性,从而激发观众的思考。“趣·纹——小鹿鹿的奇幻‘饰’界”展品牌设计则将展览的主题形象运用到展品标牌设计中,展品标牌的主体元素和设计排版直接影响对展品标牌信息的接收和反馈,小鹿鹿的意象化形象,能构建展览信息体系,既有美学表达,又能科学简洁有效地传达展品标牌信息。

意义内涵是展品牌信息的内在文化和精神。展品牌承载着展品背后的文化,庞大的信息无法在有限的展品牌上完美呈现,可采用图形图像技术,通过二维码的形式,将文物背后的文化进行整理,观众可以通过扫码获悉文物背后的文化和信息;二维码的图形图像技术能直观、有趣甚至互动的形式进行系统化的视觉传达,极大增强了观展体验。例如“天

才纵横——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任伯年作品专题展”展品牌,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观看作品图片信息,含括文物基本信息及语言赏析,在视觉、听觉上双向提升观展体验,丰富了文物展品标牌的背后文化内涵。展品牌用金属灰色架支撑,严格遵守“一物一牌”“牌随物走”的准则,放置高度一般不超过90厘米。摆放在展品正前方台面上,与台面斜角不超过30°,便于观众阅读展品信息,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增强了阅读舒适性。

展品牌的设计与展览主题、公共教育、科研成果结合起来,设计应简洁明了,便于观众阅读,不影响展品内容的表达和展示。背景墙色彩的选择应与展览的主题相关,可以使展览具有良好的色彩连续性;左边是展品牌基本信息,中段是扫描二维码看展导读,右边则是围绕公共教育活动,针对青少年观展的导读。可见每一个独立展品牌的设计,结合展览主题、展览环境、科研成果、教育活动呈现,能够更好地辅助展览,叙述与展品相关的内容。

进行博物馆艺术类文物展品牌的设计时,一定要本着“细致”的原则,认真处理好每一个细微之处,尽精微而致广大,切实做到“以人为本,服务观众”。既要懂艺术,又要懂文物,更要注重文物品质。展品牌设计是一种艺术,是信息化的符号,是信息的精神意义,是展览主题、科研成果、公共教育的浓缩。文物牌形式设计在艺术类博物馆呈现上,不同于科学类、历史类、自然类博物馆,不仅是知识性的传达,更是美的传播。艺术类博物馆的文物牌应有设计者的个人风格,又将展品做正确的诠释,更应与整个展览风格一

致,同时艺术类博物馆展品牌传递展品的内涵与讯息的同时也彰显作品风格,得到视觉享受,又是艺术创作的铺陈手段,既传播知识,又吸引观者参与进来。

展望与思考

随着博物馆展品牌向叙事化的发展,展品牌设计通过图形图像数字化呈现,可视化形象展示,能够提升文物展品牌展示水平。如何进一步提升展品牌信息化设计?首先,文字内容、内容提升推动整个展览的提升。要结合展陈结构,使得一个展览的展品牌有内容的呼应。其次,语言艺术,展品牌文字信息的叙事性,应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更具故事性、实用性。再次,形式设计,在遵循前文所述的文物牌的标准为前提,同时呈现展陈内容、展陈结构和展品三者相互联系,三者之间既需要通过统一协调的视觉效果呈现,又需要内容的呼应,让复杂的信息容易让观众认知,更具有美观性,让参观者便捷获得展品信息、了解文化内涵,激发参观者的兴趣。四是文物展品牌富有丰富生动的内容,也用新颖的设计形式如二维码,体现历史文化内涵、研究成果、公共教育等方面,在视觉上、听觉上给观者留下美好印象。

展品牌信息化设计在博物馆的运用具有现实意义,一个好的文物展品牌,在坚守文物标准的基础上,更需要生动丰富的文字内容,体现历史分量、文化内涵,同时,也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藏品的背后故事,以新颖独特的可视化信息设计形式,展现深厚的文化自信。